

則
堂
集



則堂集

商務印書館影印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別集類部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賸錄監生臣溫廷鑑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提要

則堂集六卷

別集類三 宋

臣等謹案則堂集六卷宋家鉉翁撰翁喜談春秋尤喜談易其河間假館詩曰擬從諸君豫乞石一方他年埋之冢前三四尺上書宋使姓某其名某下書人是西州之西老縫掖平生著書苦不多可傳者見之春秋與周易然

春秋詳說至今尚有刊本已別著錄其說易之書與其文集二十卷則已全佚惟永樂大典收其詩文尚夥謹裒合排比以類相從釐為文一卷詩詞一卷核其所作大半皆在河間而明神宗時樊深撰河間府志已不能採錄則其佚在萬歷前矣鉉翁隸籍眉山與蘇軾為里人故集中如文品堂記養志堂記志堂說篤信齋說跋太白賞月圖和歸去來辭

諸篇及豌豆菜詩自註間或稱述軾事迹廣
漢張栻亦其鄉人故敬室記首亦慨然於南
軒之學漸昧其傳然其學問淵源則實出金
谿觀集中心齊說主靜箴諸篇可以槩見故
其持論浸淫於佛氏其說易亦惟以先天太
極研思於虛杳之中而尊教堂記一篇至援
陸九淵之言以三教歸一立說尤為乖舛顧
其立言大旨皆歸於敦厚風俗崇獎名教隨

事推闡無非以禮義為訓原未嘗混漾恣肆如明代姚江之末流其詞意真樸文不掩質亦異乎南宋末年纖詭繁碎之格尚為多有可取耳且迹厥生平上雖不及文天祥而下比留夢炎輩則皭然其不侔零篇斷簡以其人重之亦可也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則堂集卷一

宋家鉉翁撰

制

浙西判官高越可水部郎中制

勅多士之世副臺郎之選者前代謂之賢乃知三署之屬例無輕授某官高越早踐朝序嘗為史臣當官有聲聚學不倦頃屬上將出臨大藩輒參入幕之資備觀理劇之用府罷赴闈時名益高司川之秩俾從真授無忘

職業以荷朝恩

記

中齋記

學問之道貴乎擇中而已矣孔門四科七十子皆升堂入室之士夫子獨許顏子以擇乎中庸是知中之未易擇也嗚呼中之未發本一理也及其發而達之于用則一理散見於萬殊萬殊之中莫不各具一理隨時而見也隨事而在也隨地而各不同也在斯時則斯為中至

他時則斯不為中矣在斯事則斯為中至他事則斯不為中矣在斯地則斯為中去斯地而之他所則斯不為中而為偏矣苟非擇之精辨之審豈能隨時而應之隨事而節之隨所遇而折衷之動與中會而無毫釐之爽乎是故學問之道擇中為難聖賢教人使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窮盡天下事物之理理窮知致則事物過乎吾前如短長之就尺度輕重之適權衡皆有自然之則萬雖殊而無非中之所在也此所謂理一而用殊用

雖殊而理未嘗不一是之謂中學沁水高濟卿篤學而好修端勁而溫裕佐幕憲府政譽藹然榜其齋曰中俾余為之記之余語之曰律令之中余不能知也義理之中余嘗學焉中有定體而無定用其用之無定者固其體之所存然不可執定體而求之也子講磨有素每持經訓以為臨事之準的車轍所行裁處無滯見識明允余復何以為告然嘗觀孟子論楊墨之為我兼愛而曰子莫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夫子莫之執中

蓋知審擇乎過與不及之間者也而孟子于其間又發出中與權之義而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奧哉權乎舜執兩端而用中權也中庸之時中亦權也執一而無權為其滯乎一而不能周乎萬也濟卿所居之官審刑之官也人有麗乎重者子欲輕之輕之誠是然必酌其情之輕重而權以處之則中在是矣人有麗乎輕者或欲重之重之固非然必察其為誤為故而權以處之則中在是矣夫權非中外之物也乃中之權也擇之精辨之

審而後知權之所在推之他事達之他官取之左右逢其原可也此余所謂義理之中輒書以為贈

雲齋記

士有抱負奇偉不求為世用猶典教一方以其道私淑諸人者是雖仕也而實隱也是雖隱也與潛深伏奧獨善其身者異矣河間張彥舉早負鄉曲盛名以鄉國公選教授六州十年于茲安恬不競余所謂仕而隱隱而能以其道私淑諸人者也彥舉以雲名齋俾余為之記

余諗之曰雲一也瑞乎天者為慶雲澤乎物者為油雲
栖遲巖竇偃薄林壑不能為瑞為澤者則閑雲也子取
其為瑞者乎抑取其為澤者乎抑慕其栖巖偃壑適已
之適而忘情于斯世乎昔者禹臯稷契並處堯朝蔚乎
其輝炳乎其容衣被下士人莫名其功此雲之瑞乎天
者也伊起于莘說奮于巖其君用之其類應之膚寸而
升不終朝而雨乎八紘此雲之澤乎物者也乃若荷篠
耦耕之倫以放曠為高處不違其里行不越其鄉羞幣

聘而傲王公則岫雲之無心者也吾子學孔孟之學誦詩讀書考古訂今方將有用於世彼隱君子遯世之事不足為子言也然則雲以名齊義何居乎張子曰嘻吾敢志古人之志乎蓋雲者雨之根也學問者事業所從來也高山大澤其包納也厚其涵蓄也久故氣之升乎天者氤氳郁紛澤乎土者霖霖霑濡是豈一日之積乎士君子之學亦猶是耳吾典教六州士之從吾遊者數十百人其渴于聞道若旱苗之望滋吾懼乎無以雨之